

世遺古城塞哥維亞



◀塞哥維亞主教座堂。

只有幾百米長的羅馬水道橋，從一端走到另一端卻用了一個小時。經過每個橋洞都忍不住抬頭看看，再拿着相機不厭其煩地從中來回穿梭換着角度，貪心地把這座世界遺產以及與它有關的景象都裝進記憶卡裏。

其實整個塞哥維亞都是手機電池與相冊內存的「殺手」，尤其是天氣好的時候，似乎對着古城的藍天白雲都有種想拍下來的衝動。

不需要Google map，順着路牌指示的方向，就能輕易找到從水道橋去塞哥維亞城堡（Alcázar de Segovia）的路。途中的主教座堂是西班牙最後的哥德式建築，有「教堂中的貴婦」之稱，因其高貴的氣質。

在我行前上網查資料的時候，發現有意思的一點，即是從旅行攻略上就能看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對於塞哥維亞城堡，中文遊記普遍對其描述最多的是「它是迪士尼卡通片中白雪公主城堡的原型」，而英文網站就很少提到這一點，以「卡斯蒂利亞國王堡壘和皇家炮兵學校聞名世界」與

「其美麗的塔樓常常被比作航行在兩條河流之間的船頭」這樣的介紹居多。

在舊城遠眺城堡，所見的建築即所寫的古典，而在城堡遠眺舊城，又能將這城世界遺產居高臨下得盡收眼底，「城主」的視野沉浸式體驗。當身在其中，被室內的守衛盔甲、彩窗壁畫和歷任卡斯蒂利亞國王畫像圍繞着，又忍不住在內心上演一齣如《唐頓莊園》般的「皇室劇場」，久久不能出戲。

就是這麼美麗的塞哥維亞，處處都是「註腳」，讓我在每一幀都比計劃中的停留多用了時間。於是雖然被風景餵飽了眼睛，卻遺憾地錯過了百年名店 Mesón De Cándido 的烤乳豬，唯有下次再見。

（後疫情時代歐洲遊六）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毋須鑰匙的鎖

恍如隔世。
通關終於有了實質性的消息——在二〇二三年的一月中，在壬寅虎年的臘月，在癸卯兔年的春節之前，香港和內地之間終於要逐步有序全面通關了！

開了關，當然首先要去探望三年多未見的至親好友。疫情之前總是會感嘆，視頻、語音、即時文字消息等等現代通訊手段，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大縮短，但疫情來臨之後才發現，即使再尖端的科技也無法模擬、更無法代替人與人在同一個物理空間中、面對面的親切感。

開了關，我還要去西藏看布達拉宮，要去新疆吃烤全羊，要去哈爾濱看冰雕，要去北京一頭扎進國家博物館一整天不出來，要去深圳書城一筐一筐買書，什麼時候看完不重要，先買了再說，要去上海英雄聯盟決賽場地喊得聲嘶力竭，要去海南享受陽光與海灘……疫情已經蹉跎了我三年時光，開關在即，那被壓抑許久的旅者

之心，自然急不可待！但回過頭來想想，封關的時候總覺得年假太多用不掉，要開關了掰着指頭算一算想要去的地方，區區年假又如何夠用？

翻查資料，上一次在專欄中寫到通關還是一年多之前的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標題是《等待鎖的鑰匙》。原來寫專欄之前不久我拿到香港健康碼，字裏行間都是為拿到進入內地「鑰匙」而感到的興奮不已，已經和朋友開始商量開關之後要去哪裏玩了。沒想到二〇二二年初又一輪疫情洶湧而來，這鑰匙一放也就放了整整一年。如今開關消息再至，內地已取消了綠碼黃碼各種碼，香港健康碼自然也沒有了用武之地，沒關係，只要門開了，能正常往返，毋須鑰匙不是更方便嗎？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聖誕是一年一度的送禮大節，但未必人人都會恰到好處地送禮。美國心理學家 Jeff Galak 為此發表了不少著述。

他的研究表明，送禮者與收禮者的心態不符往往是造成送禮失敗的主要原因。送禮者常自我中心，希望收禮人打開禮物時眉開眼笑，驚喜不已，也希望禮品超過他人，能證明自己的獨特意義、地位或「鈔能力」。有時他們過度重視自我形象，一廂情願送了對方並不需要或喜歡的物件，殊不知對方可能更偏重禮物的長期使用價值或喜歡體驗而不是物件。

比如，送了對方最愛餐館的禮品券後，下次得挖空心思送點別的，其實收禮人可能寧願收到同樣的禮品。有時情感色彩濃重的紀念品比貴重物品更能獲得對方的青睞，比如記錄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的照片。祖父母為兒女分擔責任，照看孫輩幾天，好讓小夫妻出門度假也是好禮物。還有，逢年過節或生日時送禮是人情之常，但非年非節時送禮更能讓對方體會到你的關心。

Galak 不相信「送驚喜」，主張直截了當問明對方喜好。他和太太平日都會寫下想要的禮物，讓對方挑個時機贈送。這樣送禮不會「翻車」，但包含了一定驚喜因素，因為不知何時會收到某個禮物。

他對歐亨利的名作《麥琪的禮物》也不以為然。小說中的貧賤夫妻為給對方買聖誕禮物賣掉了自己擁有的最珍貴物件：她的美麗長髮，他的懷錶，買來的禮物卻正好是對方已無法使用的梳子和錶鏈。他相信兩夫妻溝通順暢的話就能避免這種情形了。

但小說家和心理專家的腦回路不同，浪漫和實用之間存在差異也不足為奇。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夏開館以來，一直想領教館內「演講廳」，得悉香港中樂團十二月十八日演出「故宮Showtime！」系列的「中西交會」音樂會，欣然出席。

感謝樂團安排在第五行座位。台上樂器都有擴音咪，因此難以判斷音效。深度甚淺的舞台放置了十四件中西樂器，包括一部大鋼琴、兩組中西敲擊樂器等，指揮台需要延伸加建（見附圖）。

音樂會沒有提供場刊，據說是刻意安排，讓聽眾更專注音樂和大屏幕的圖像。筆者認為，作為藝術教育和推廣，提供簡單節目單有百

那是個陽光很好的午後，留言簿靜靜地躺在轉角處的木頭桌子上。那桌子不大，四四方方，兩個人若同時湊過去，就剛好把轉角的空間佔滿了。而我之所以注意到那個留言簿，純粹是因為它的「不草率」——紅色的封皮頗具質感；扉頁上，用行楷印製着八個大字：「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留言簿，為我這次無心的參觀畫上了特別的句號。

香港新聞博物館，在中半山的街巷間並不起眼。我是在午飯後散



利而無一害。感謝坐在毗鄰的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即場安排打印資料，在演奏日本作曲家可知奈尾子創作的《跨越世界》期間送上。該作品是香港中樂團與盧森堡小交響樂團合辦「二〇一三年國際作曲大

步時無意中走進它的。面積約一萬平方呎，分上下兩層，內容設計頗具匠心。香港開埠以來新聞行業的發展過程盡在其中，並透過新聞片段，帶出香港百多年來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變化，展示資訊自由流通是香港成功發展的重要基石。老實說，對於我這個曾經做過記者的人來說，並沒有太多的新奇感，倒有幾分懷舊，直到留言簿出現在我眼前。

一頁一頁翻來，這一年來的留言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有別樣

珠市口的同和堂

下網絡檢索發達，給我這喜歡「刨根問底」的人提供了許多方便。在網上搜「珠市口＋老藥鋪」，發現真有好幾篇寫到它的。那兩個看不清的字已有「前賢」考出，店名「同和堂」，另一處則是「照常批發」。據說，藥鋪建於清末民初，創始人是山東人徐清修，傳數代後徐家藥材生意開張。網上的帖子中還說，前些年舊城改造時，老藥鋪差點被拆除，虧得有識之士呼籲，才被保存下來並得到了修繕。我看到的房子已是修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失敗，也是我

人，總是在乎權威人士的眼光和評價。

若然你跟我一樣是這樣成為了缺乏適當叛逆的高敏感人，請不要放棄治療！繼續我們第四至七天的練習。

到了第四、第五天，作者要求我們有意識地審視自我，問自己：我是不是一直以「他人為本」，而忘了自我呢？如果「是」，那我們便要平衡地提醒自己，反覆念着「我就是我！我可以的！」尤其在面對負評時。

高敏感人十分容易沉浸在別人的負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新馴悍記》

戲」計劃的演出《新馴悍記》，就是屬於藝術啟導形式的培訓項目。參加者都是銀髮一族，先接受約二百小時戲劇訓練，然後再進行一百小時排演，最後在黑盒劇場公開表演。《新》乃是改編自莎士比亞的名劇《馴悍記》，原著講述一對姊妹，姊妹個性潑辣，妹妹性格溫婉。她們的父親曾經起誓，必須大女兒先行出嫁，小女兒才可尋找歸宿。由是，雖有不同男士希望接觸溫順的妹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中西交會」在故宮

賽」決賽，獲選為樂團、聽眾最喜愛的作品。十年後重聽，趣味盎然。從規定的中西樂器各七件，音樂流暢而富音樂感，其中由單簧管隱隱奏出日本傳統旋律，印象深刻。

接着是盧森堡作曲家羅倫·韋狄根的《往卡利卡特的海上之旅》，以同樣的編制、九幅圖像，描述昔日自西徂東，最後全奏樂段，頗有凱旋歸航的氛圍，其中以鉸擦出來的聲響，聽出浪花來。

第三首《浮世九筆》是決賽唯一香港作曲家馮迪倫的作品，也是最新衛的一首，探索樂器的另類音響和效果，過程中琵琶彈出潮州旋

繕之後。從網上流傳的照片看，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幢建築還被用作小商鋪，只是不知賣的是什麼。

既然是藥鋪，必和民國醫藥行業有關，順着這個線索，我又查找了一些文史資料。原來，民國四大名醫之一的施今墨曾在「同和堂」坐診，時間是下午四點到六點。六點到八點，則是另一位大夫關幼波坐診。關大夫當時名氣還不大，每天提前到藥房做準備，分析施今墨的脈案，向病人詢問服藥後的起色，有所得就默記於心，醫術不斷精進，診療肝病尤為拿手，終成一代名醫。了解這些之後，更感這幢老建築文化內涵深厚。希望之後發現更多史料，把老藥鋪的故事講得更加精彩。

評之中，哪怕對方讚十句而負評一句，我們也是在那一句負評中鑽下去。在此，我們有兩個處理方法：第一，跟自己說「哪怕是缺點，還是失敗，它也可以是是我的一部分」，從而慢慢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第二，我們可以把情緒寫在筆記本或日記上，高敏感人難以逃離悲觀的思考，但還是可以透過書寫去釋放情緒。

到了練習的第六、第七天，作者鼓勵我們培養「有被討厭的勇氣」。當我們明白了過去使我們變得敏感，又了解自我是獨有而不完美，我們便有條件學會「自己的意見是可以跟別人不一樣」，而且「自己的意見可以跟別人的一樣重要，哪怕對方不同意」。話說回來，高敏感人必須學會的，就是自重。

妹，但卻必先有人馴服強悍的姊妹。戲劇衝突和笑料源於此。

編劇將莎翁的原著改編為舊日香港處境，另將劇情濃縮至一個多小時完成。除了主要角色之外，並有多位配角輪流飾演住家女傭，即昔日的「媽姐」。女傭們七嘴八舌，一方面交代故事進展的經過，另於轉換場景時發揮調節氣氛的作用，令全劇節奏爽朗，輕快前行。演員都有良好默契，彼此的台詞交接純熟，明顯下了排練苦功。銀髮演員展現了高度專注力，難能可貴。

《新》劇單是前台演員已達二十多人，全劇的懷舊服飾亦由多位幕後人員協力縫製。眾志成城，為戲劇藝術全情投入，衝破年齡限制。

律，以及最後的號角獨奏，有若鳴金收兵之效。

最後是比賽創辦人馬賽·溫格勒的《龍年》，為十年前的龍年而寫。指揮閻惠昌告訴聽眾，音樂配合超過一百張圖片，全場嘩然。從開始的長城，到最後的快活谷賽馬，奏出包括《賽馬》的樂句，為中西交會畫上完美的句號。



樂間集 周光業

逢周一見報

留言簿

的致謝：「謝謝你們，有主題介紹菲傭群體，讓女兒對家裏的工人姐姐多了了解和感激。」有由衷的感慨：「香港回歸二十五年的巨大成就，在新聞報道的字裏行間，永遠生動，永遠鮮活。」有言簡意賅的評論：「新聞見證城市、眾生、歷史，向《大公報》致敬。」還有小學生在留言簿上用稚嫩的字寫下：「長大我要做記者。」

或許這正是新聞博物館的獨特魅力。小小留言簿，可以看到不論時代怎樣發展，公眾對新聞的關注

始終不變。新聞的價值，除了真相的探究、資訊的傳遞，更承載記錄時代的重任。據我觀察，在很多博物館，肯在參觀之餘寫下留言的人並不多，而小小的新聞博物館，卻讓不同背景的人士願意駐足留言、寫下心聲，這應該是新聞的另一種力量。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